

母子君臣

高 阳 著

摇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母子君臣 轱阳著 郢—北京：华夏出版社，~~圆园园~~

（慈禧全传；源

~~陈岸苑京缘园京缘园京缘园~~

I 郢母... II 郢高... III 郢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摇IV ~~郢缘缘缘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第 ~~圆园~~ 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母子君臣

作摇摇者：高摇摇

责任编辑：梅摇摇子摇摇陈摇摇默

装帧设计：点石堂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地摇摇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摇摇编：~~圆园园~~

电摇摇话：（~~圆园~~）~~缘缘缘缘~~

印摇摇刷：北京宏伟印刷厂

开摇摇本：~~圆园~~伊~~圆园~~伊~~圆园~~伊~~圆园~~

印摇摇张：~~圆园~~

字摇摇数：~~圆园~~千字

版摇摇次：~~圆园~~年 猿月北京第一版

印摇摇次：~~圆园~~年 猿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摇摇价：~~圆园~~元

摇摇摇摇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摇摇摇摇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欲雨不雨,是个郁热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子,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却开朗得很。

头一天就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传谕:单独召见醇王。不但单独召见,而且看样子他们叔嫂之间还有一番长谈。这可以从例行召见军机时间之短促这一点上窥知端倪,几乎不等军机领袖礼王世铎陈奏完毕,她就抢着说了句:“我都知道。你们跪安吧!”

全班军机大臣跪安退下,刚走出养心殿宫门,就遇见醇王,包括礼王在内,一起止步,退到一边,垂手肃立,让他先走。

“各位晚走一会儿!回头怕有许多话交代。”

这是说慈禧太后会有许多话交代,世铎答一声:“是!我们听信儿。”

醇王又往前走,走不数步,听得后面有人喊道:“王爷请留步,请留步。”

转身一看,但见有人气喘吁吁地正赶了来,到近前方始看出,是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大臣的福锃。虽然汗流满面,形色匆遽,却不废应有的礼数,先给醇王请了个端端正正的安。然后递上一个封套。

“是什么?”

“北洋的电报。”福锃说,“刚到不久,特意给王爷送了来。”

醇王打开封套,抽出电报来看,入目便喜动眉梢:“我就在等这个电报。”说着,他的步履益见轻快了。

“王爷，”福锬赶紧又唤住他，“还有个消息，八成儿不假，孤拔死在澎湖了。”

“喔，”醇王惊喜地问，“怎么死的？”

“得病死的。”福锬又说，“照我看，是气死的。中法订立和约，化干戈为玉帛，惟恐天下不乱的孤拔，何能不气？”

醇王点点头，没有工夫跟福锬细谈，急着要将手里的电报，奏达御前。

看完李鸿章的电报，知道法军准定在这一天退出基隆，慈禧太后长长地舒了口气。

“中法的纠纷算是完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咱们得要从头来过，切切实实办一两件大事。”她指着桌上说，“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你看过了？”

“是！臣已经仔细看过。”醇王答说，“李鸿章打算在天津创设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兵官作为教师，挑选各营弁兵，入堂学习，期满发回各营，量材授职。这是大兴海军的根基，请太后准他的奏。”

“这当然要准。”慈禧太后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怎么样大兴海军？钱在哪里，人在哪里？都要预先有个筹划。”

“臣跟李鸿章谈过好几回了。人才自然要加强培植，经费只要能切实整顿关务，厘金，不怕筹不出来，只怕各省督抚，不肯实心奉公。”醇王停了一下说，“这是件大事，臣想请旨饬下北洋、南洋、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船厂该如何扩大，炮台该如何安设，枪械该如何多造，切切实实讲求，务必办出个样子来，才不负太后的期望。”

“就是这话。”慈禧太后说，“皇帝今年十五岁了。”

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来的这句话，有何含义，他一向谨慎，不敢自作聪明去作揣测，只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

“亲政也快了。我总得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治理得好好儿的交给

皇帝 ,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天下百姓。”

“太后这样子用心 ,天下臣民 ,无不感戴。不过 ,皇帝年纪还轻 ,典学未成 ,上赖太后的抚育 ,亲政一事 ,现在言之过早。”

“不是这话。垂帘到底不算什么正当的办法 ,我辛苦了一辈子 ,也该为我自己打算打算。我不能落个名声 ,说到了该皇帝亲政的年纪 ,我把持不放。其实 ,我这么操心 ,为的是谁 ?还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要说到危难的时候 ,没有我拿大主意 ,真还不成 ,如今中法和约订成了 ,基隆的法国兵也撤退了。中国跟日本为朝鲜闹得失和 ,如今有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讲解开了 ,一时也可保得无事。往后大家同心协力 ,把海军好好办起来 ,自然可以不至于再让洋人欺侮咱们。古人说的是‘急流勇退’ ,我不趁这个时候见好就收 ,岂不太傻了吗 ?”

“太后圣明 !眼前和局虽定 ,海防不可松弛 ,正要上赖太后圣德 ,切实整顿。亲政之说 ,臣不敢奉诏。”说完 ,醇王取下宝石顶、三眼花翎的凉帽 ,放在砖地上 ,重重地碰了个响头。

这番表现 ,使得慈禧太后深为满意 ,然而表面却有遗憾之色。“唉 !”她叹口气 ,“你起来 !我也知道大家还饶不过我。”

“太后这么说 ,臣等置身无地。”老实的醇王 ,真以为慈禧太后在发牢骚 ,所以惶恐得很。

“话虽如此 ,我也不过再苦个两三年。”慈禧太后又说 ,“我今年五十一了 ,也不知道还有几年 ?归政以后 ,总该有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吧 !”

这话早就有人提过了 ,说慈禧太后想修万寿山下 ,昆明湖畔的清漪园。醇王一直不置可否 ,而心中已有成算 ,所以这时候不等她再往下说 ,赶紧接口答奏 :“臣等早就打算过了。只等经费稍稍充裕 ,把三海好好修一修 ,作为皇帝颐养太后天年之处。”

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在想。修三海的上谕 ,跟大兴海军的上谕 ,一起发吧 !让天下都有个数 ,我该归政 ,享几天清福了。”

“是！”醇王问道，“修三海的工程，请旨派人踏勘。”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说，“最好先不要派内务府的人。”

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内务府大臣，相反地，是回护他们。因为凡有大工程出现，言路上一定都睁大了眼看内务府，现在没有内务府大臣参与勘估，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而且，大工程的进行，依照例规，必是先派勘估大臣，再派承修大臣，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正是为了派他们承修预留地步。

醇王奉旨惟谨，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将全班军机请了来，下达懿旨。军机大臣一共六人，礼亲王世铎，向无主张，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伴食而已，常说话的是阎敬铭、许庚身与孙毓汶。只是阎敬铭的话，在醇王听来，常觉话中有刺，鲠喉难下。

“修南北海的工程，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就有上谕的。”阎敬铭闭着眼说：“我还记得，当时的上谕是：‘现在时值艰难，何忍重劳民力？所有三海工程，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力杜浮冒，次昭撙节，而恤民艰。’以今视昔，时世越发艰难，况且还要大兴海军。从古以来，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无非三事：好大喜功、大治武备、巡观游幸、大兴土木、佞神信佛、祠祷之事。本朝开国，尽惩前明之失，康雍两朝，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纯皇帝天纵圣明，雄才大略，不输汉武，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盛世如此，而况如今？如果又要大兴海军，又要大兴土木，只怕不待外敌欺凌，危亡立见！”

这番侃侃而谈，听在醇王耳朵里，很不是滋味，他的性情有时很和易，有时很褊急，总而言之，心里想说什么，都摆在脸上。所以，不待阎敬铭话毕，神色就很难看了。

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耳听别人，眼看醇王，见此光景，一马当先替醇王招架。“丹翁失言了！”他说，“今昔异势，外敌环伺，非极力整顿海防，不足以立国。中法、中日交涉，委屈求全，原就是亟图自强之计。至于勘修三海，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理所当然，本朝以孝治天

下,此举万不可省。至于时世艰难,一切从俭,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

“但愿如此。”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大兴海军,户部勉力以赴,大兴土木,不知款从何出?”

“本就不是大兴土木。”许庚身接口说道,“不过工程规模虽不大,办事的规制不可不隆重,才是皇上孝养尊崇之道。踏勘一事,得要请七王爷主持。”

“可以。”醇王同意他的看法,“御前、军机一起去看,省得事后有人说闲话。”

很明显,所谓“说闲话”是指阎敬铭。看样子要流于意气,礼王世铎亦很不安,便有意打岔,拉长了嗓子喊:“来啊!”

等将苏拉喊了来,世铎吩咐请军机章京领班钱应溥来写旨。这道上谕很简单,用“钦奉懿旨”的字样,三海应修工程,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以及专管离宫别苑的“奉宸苑卿”,会同醇王踏勘修饰,一切事宜,随时查明具奏。

另外一道大兴水师的上谕,真正是军国大计,关系甚重,所以字斟句酌,颇费经营,花了整整一个时辰,方始定稿。醇王接来一看,写的是: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飭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划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纵横无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掣肘?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接下来便是指定朝廷倚为柱石的一班疆臣将帅,“确切筹议,迅速

具奏”。第一个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二个是左宗棠，以下是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一共是七个人。

最后是一段郑重其事的告诫：

“总之，海防筹办多年，糜费业已不貲，迄今尚无实济，由于奉行不力，事过辄忘，几成固习。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务当广筹方略，行之以渐，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袭故，摭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

醇王看罢，提笔改动了一两个字，随即便由钱应溥再写一个“奏片”，递到内奏事处，掇黄匣捧送长春宫，让慈禧太后核可以后，分缮“廷寄”，交兵部专差寄递七处。

这天晚上，福锷特设盛饌，专请孙毓汶一个人，杯盘之间，有宫中文传来的密旨相商。

“上谕是下来了。”福锷低声说道，“上头的意思，你是知道的，此后该如何着手，李总管有话传出来，说要请你出主意。”

“上头的意思”是孙毓汶早就知道的，修三海不过是一个障眼法，其实是想修清漪园。经费如何筹措，工程如何进行，大致也有了成议。但空言容易，以空言见诸实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孙毓汶沉吟不语，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孙毓汶是好量，酒越多思路越敏锐，因而福锷并不催他。直到十来杯酒下肚，孙毓汶方始开口。

“此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敷衍好了，大事已成一半。”

“你是说朝邑？”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人，他当然也是关键人物，但是，“他还在其次”。孙毓汶说：“是李相。”

“嗯。”福锷深深点头，“怎么个敷衍？”

“自然是格外假以词色，要让他们知道，慈禧特隆，然后感恩图报，旨出必遵。”

“中堂！”孙毓汶忽然顾而言他地问，“你看近来言路上如何？”

“马江一役，清流铙羽，比从前消沉得多了。”福锷举杯相敬，“莱山，这是你的功勋！”

孙毓汶坦然不辞地接受了他的敬酒。如果说打击清流亦算功勋，那么，孙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勋。当年他划策将翰林四谏中的张佩纶、陈宝琛及清流中的吴大澂，派为福建及南北洋军务会办，让大言炎炎、纸上谈兵的书生，去总领师干，无异把他们送入云端，等着看他们摔得粉身碎骨。果然，马江一败，接着追论保荐丧师辱国的唐炯、徐延旭的责任，张陈二人，都获严谴。清流钳口结舌，噤若寒蝉，而吃过清流苦头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因而有副刻薄的对子，上联叫做：“三洋会办，且先看侯官革职，丰润充军。”说陈宝琛革职，张佩纶充军用“且先看”的字样，意思中还要等着看吴大澂的“好看”。

下联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张之洞作个陪衬。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谢折中一句“敢忘八表经营”，久成话柄，这里少不得再挖苦一番：“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禁烟自是好事，广东的“闹姓”复开，是为了筹饷，在张之洞是万不得已之举，而出以“也不过”三字，卑薄之意，十分明显。

不过一年多工夫，翰林四谏为孙毓汶收拾了一半。再有个邓承修，孙毓汶仿照当年恭王应付倭仁反对设置同文馆的办法，撺掇醇王请旨，将邓承修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无法再抨击洋务。但话虽如此，只要“铁汉”在京，还得要处处防他。

“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嚣张了。不过，一半也是没有题目的缘故。修园一事，虽可以不明发上谕，到底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中堂，”孙毓汶问道，“倘或有人像同治十三年那样，交相起哄，请停工的折子一个接一个上，请问如何应付？”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盛伯熙算是清流后起的领袖，不过锋芒已不如前，加以慈圣优遇，翁叔平也笼络得住他，大概不会多嘴。此外就很

难说了。”福锬接着又说，“我看邓铁香就决不肯缄默。”

“邓铁香的事好办，天造地设有个差使在等着他。”孙毓汶说，“几时你不妨跟七爷提一提。”

“喔！”福锬很注意地问，“你是说让我保荐邓铁香一个差使。是什么？”

“中国跟法国，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邓铁香很可以去得。”

“着啊！”福锬击节称赏，“他既是总理大臣，又是广东人，人地相宜，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莱山，你真想得到。不过，深入蛮荒烟瘴之地，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只怕他不肯去。”

“这是什么话！”孙毓汶作色答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能容他规避？这一层，你放心，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的，得要杀鸡骇猴，找一两个来开刀。”

福锬秉性和易，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便觉于心不忍，所以劝着他说：“能找人疏通一下，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也就是了。”

“此辈年少气盛，目空一切，肯听谁的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沉吟着说，“倒有个人，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

“莱山，你意中想到的是谁？”

“梁星海。”

梁星海名叫鼎芬，广州人，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生得头大身矮，须眉如戟，相貌一点不秀气，但笔下不凡，在粤中大儒陈兰甫的“东塾”读过书。

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广州将军署的后花园，题名壶园，亭馆极美，好客的长善，大开幕府，延请年少名士，陪他的子侄志锐、志钧一起用功。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其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弟，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兼以年龄相仿，交情更见亲密。

梁鼎芬科名早发 ,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 ,与李慈铭同年 ,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 ,龚主事是梁鼎芬乡试的房师 ,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 ,王龚两人又是至亲 ,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 ,以此重重渊源 ,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缘。

龚镇湘有个侄女 ,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龚小姐从小父母双亡 ,由舅母抚养长大 ,这时长得亭亭玉立 ,美而能诗 ,无论做叔叔的 ,还是做舅舅的 ,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 ,现成的一桩好姻缘 ,俯拾即是。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 ,秋风得意小登科 ,这年八月里在京成亲 ,才子佳人 ,传为美谈。

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 ,将新居题名“栖凤苑”。但双栖不多时 ,便即请假归葬 ,第二年春天才回京。临行誓墓 ,立志要做个骨鯁鯁之臣。

三年散馆 ,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以他的文采 ,自然是红翰林之一 ,往来的多是名流 ,其中走得最勤的是他的同乡前辈 ,南书房翰林李文田家。

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 ,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李文田的星相之学是有名的 ,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 ,所以梁鼎芬大为惊恐 ,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

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 ,回答他说 ,只有遭遇一桩奇祸 ,方始可以免死。然而什么叫奇祸 ,祸从何来 ?这就大费思量了。

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 ,清议抨击李鸿章 ,慷慨激烈 ,但都止于口头 ,上奏章弹劾的 ,却还不多 ,就有 ,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只有四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 ,为王湘绮称做“仙童”的易顺鼎 ,写了一道奏折 ,说李鸿章有“十可杀”。其实 ,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 ,聊且快意的游戏笔墨 ,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 ,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 ,一看触发了灵感 ,将这篇稿子要了去 ,随即誉

正,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

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勃然大怒,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阎敬铭极力为他说情,才得无事。

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炮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胸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

“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说,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剖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责;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俱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煦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谤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煦、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煦、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

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消。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绝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恂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恂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样。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想起李文田的论断，一颗心便拧绞得痛，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忽得严谴，算是过了一道难关，性命可保，如何不喜？

只是性命可保，生计堪虞。编修的官阶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好当一个仅胜于“未入流”的从九品末官，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对梁鼎芬来说，等于勒令休致，比革职还重。革职的处分，只要风头一过，有个有力的人出面，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

因此，接奉严旨之日，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到晚来梁鼎芬要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这个人就是文廷式。

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下榻栖凤苑中，北闱得意，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才名倾动公卿，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哪知到了冬天丁忧，奔丧回广东，如今服制已满，提早进京，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在梁家的听差，丫头和老妈子眼中，他的身份像舅老爷，因为穿房入户，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

是这样的交情，所以文廷式在梁鼎芬交卸议处之际，就替他捏了一把汗，及至严谴一下，便如当头一个焦雷，震得他魂飞魄散。虽然梁鼎芬本人反觉得是桩“喜事”，无奈他那位龚氏夫人，顿时玉容憔悴，清泪婆娑，文廷式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竟是疼在心头的光景。

白天还要帮着梁鼎芬在客人面前做出洒脱的样子，此时灯下会食，就再也不须掩饰了。“星海！”他抑郁地问，“来日大难，要早早作个打算。”

“正是，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京里自然不能住了。”

“那么，”文廷式说，“回广东。”

梁鼎芬默然。如果不愿在京等候调用，自然是携眷回乡，这是必然的两条路，然而梁鼎芬另有苦衷，从小孤寒，家乡毫无基业，两手空空回去，莫非告贷度日。

这些苦衷，文廷式当然知道，他建议梁鼎芬回广东，当然已替他想出了一条路子，长善虽已罢职回京，张之洞在那里当总督，可以求取照应。

“盛伯熙跟张香涛的交谊极厚，请他出一封切切实实的信，张香帅自然罗致你在幕府中。”文廷式说，“我想，你只有这么办，只有这么一条出路。”

梁鼎芬摇摇头，“乞食大府。情何以堪？”他问，“到他幕府里去仰承颜色，不太委屈了我？”

多少名臣出于督抚幕府，就算罢官相就，亦不见得辱没了他翰林的身份。不过梁鼎芬向来有些矫情，尤其此刻的心境，说起来多少有些偏激。文廷式相知有素，觉得不宜跟他辩论，因为越辩越僵。

就在这时候，有两位熟客连袂来访，一个是于式枚，一个是志锐，跟梁鼎芬是庚辰会试的同年，也都点了翰林，如今志锐仍旧在翰林院，于式枚散馆以后，当了兵部主事。他们白天已经来过，此时不速而至，也是关心梁鼎芬的出处，想来跟他谈谈。

于是洗杯更酌，文廷式将他的建议，与梁鼎芬的态度，说了给他们听，于式枚与志锐都认为先回广州是正办，跟张之洞打交道是上策。

“星海如果不愿入幕府，可以任教。”于式枚说，“仿佛王湘绮为丁稚帅礼聘入川，出长尊长书院那样，就不碍星海的清高了。”

听得这话，梁鼎芬欣然色喜：“这倒是我的一个归宿。不过……”

他没有再说下去，志锐却很快地猜到了他的心事，王湘绮乃是丁宝桢所“礼聘”，他如果持八行去干求，便有失身份了。

“我想可以这么办，”他说，“昆海尽管回籍，我托盛伯熙直接写信给张香帅荐贤，让张香帅登门求教。”

“能这样办，自然再好不过。可是，”文廷式问道，“盛伯熙的力量办得到吗？”

“他们的交情够。”志锐答说，“如果怕靠不住，我们再找人，譬如托翁老师。”

翁老师是指翁同龢，庚辰会试的副主考。张之洞跟翁家的“小状元”是同年，两家的交谊本来不坏，但近年来因为南北之争，分道扬镳，已经面和而心不和。因此，于式枚大摇其头：“不行，不行！托翁老师反而僨事。照我看，最好托令亲谟贝子，转托李兰公出信，那就如响斯应了。”

贝子奕谟是志锐的姐夫，由他去托李鸿藻，面子当然够了，而李鸿藻的话，在张之洞是非听不可的。这样做法，虽然迂回费事，却是踏踏实实，可期必成，所以都赞成此议。

大家这样尽心尽力为梁鼎芬打算，在身受者自是一大安慰，但交情太深，无须言谢，梁鼎芬只不断点头而已。

“现在要谈怎么走法了。”志锐问道，“星海，你在京里有多少账？”

账实在是债。京里专门有人放债给京官，名为“放京债”，利息虽高，期限甚长，京官如果不外放，只付息，不还本，一外放了，约期本利俱清。而像梁鼎芬这样的情形最尴尬，不还不行，要还还不起，正是他的

一大心事。此刻听志锐问起,老实答道:“没有仔细算过,总得四五百两银子。”

“四五百两银子不算多,大家凑一凑,总可以凑得出来,这件事也交给我了。”志锐又说,“此外还得凑一笔川资。星海,你看要多少?”

这就很难说了。仅仅川资,倒还有限,只是到了广州,不能马上有收入,也不能贸然向亲友告贷,如果一年半载地赋闲,这笔嚼裹儿,为数不少。倘或带着妻子回去,立一个家又不能太寒酸,那就更费周章了。

他的为难,是可以猜想得到的。所以志锐又问:“嫂夫人如何?是留在京里,还是伴着你一起走?星海,我说句话,你可别误会!”

“是何言欤?尽请直言。”

“我认为你这时候不能拖着家累,嫂夫人不妨回娘家暂住。这样做还有个好处,两三年以后,有亲政、大婚两盛典,覃恩普敷,起复有望,我们大家想办法,帮你重回翰林院,一往一来,岂不省了两次移家之劳?如果此行顺利,三五个月以后,再派人来接着,亦还不迟。”

这是为好朋友打算,像为自己打算一样地实在,梁鼎芬衷心感动,拱拱手说:“谨受教!”

带着三分酒意,回到卧室,龚夫人正对镜垂泪。梁鼎芬的微醺的乐趣,立刻消失无余。

“又为什么难过?”他低声下气地说,“船到桥头自会直。刚才他们替我策划,都商量好了,由志伯去活动,让张香涛聘我去主持书院。不过,有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

“什么事?”龚夫人拭一拭泪痕,看着镜子问。

“一时不能带你回广州。”

“我也不想去。”龚夫人毫无表情地答说,“言语不通,天气又热。”

“你既然不想去,那就好极了。”梁鼎芬有着如释重负之感,“我倒问你,你想住舅舅家,还是叔叔家?”

“为什么？”龚夫人倏然转脸，急促地问，“为什么要住到别人家里去？”

“别人家里？”梁鼎芬愕然，“两处不都是你的娘家吗？”

“娘家！我没有娘家！”龚夫人冷笑，“就为我爹娘死得早了，才害我一辈子。”

最后这句话，就如当心一拳，搞得梁鼎芬头昏眼黑，好半天才问出一句话来：“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我还住在这里！我总得有个家。”

“你一个人住在家里，没有人照应，叫我怎么放心得下？”

“怎么说没有人照应？你的好朋友不是多得很吗？”

这话不错啊！梁鼎芬默默地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起身出屋，到跨院去看文廷式。

天气热，文廷式光着脊梁在院子里纳凉，梁鼎芬进门便说：“三哥，你不用往会馆里搬了。”

这也是刚才四个人谈出来的结论之一，龚夫人回娘家，房屋退租，文廷式搬到江西会馆去住。此时听得梁鼎芬的话，文廷式自不免诧异：“不往会馆搬，住哪里？”

“仍旧住在这里！”梁鼎芬说，“我拿弟妇托给你了。”

就这一句话，忽然使得文廷式的心乱了，隐隐约约有无数绮想在心湖中翻腾，但却无从细辨，也是他不敢细辨，只极力想把一颗跳荡不停的心平复下来。

“敬谢不敏！”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说的话，“虽说托妻寄子，是知交常事，无奈内人不在这里，这样做法，于礼不合。”

“礼岂为你我而设？”

文廷式是亦儒亦侠亦风流一型的人物，听了梁鼎芬的话，倒有些惭愧，自觉不如他洒脱，便不再峻拒，但事情却要弄个清楚。“说得好好的，何以一下子变了卦？”他问。